

何平/著

云南教育出版社

黄爱 庞人铨 传



黄爱

庞人铨 / 传

何平◎著

云南教育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符雪红

封面设计:向 炜

黄爱 庞人铨传

何平 著

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一厂
云南新华彩印厂 印装

开本:787×1092 1/36 印张:6 $\frac{1}{18}$ 字数:120000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

ISBN 7—5415—1355—5/G · 1137 定价:8.40 元

内 容 简 介

黄爱、庞人铨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早牺牲的革命烈士，也是中国工人报刊史上最早的创业者之一。他们都出生在1897年，同于1913年考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，毕业后，都在“五四”运动中得到锻炼，1920年下半年一道从事工人运动。他们在毛泽东、何叔衡、林伯渠、陈独秀等人的帮助下，成立了湖南劳工会，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成立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。他们以湖南第一纱厂为活动基地，发动了以探索改造社会道路为主旨的“纱厂公办运动”。1922年1月17日，为支持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，惨遭军阀赵恒惕杀害。周恩来称他们是“中国的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”。

本书如实地记录了两位青年英雄短暂的一生。他们的事迹对激励今天的广大青年积极投身改革的时代洪流，有着历史的借鉴作用。本书可以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。书中史料详实，考据可信，还可以作为党史、工运史、新闻史等各类史志工作者的参考书籍。

序 言

“坐着谈，何如起来行！”

——在黄爱、庞人铨烈士墓前的沉思

写完本书的主体部分，我再次来到岳麓山瞻仰黄爱、庞人铨二烈士墓，为的是完成这篇通常被人们称为点睛之笔的序。

从80年代初期开始，只要有机会，我几乎每年都来这儿凭吊一次。每次，都有新的见闻；每次，都有新的感受；每次，都会受到一次净化灵魂的洗礼。

初识黄、庞墓，是在1980年夏天。手持旅游图，指着图中标注的位置，问一大学生模样的青年该从

何处上山。答曰：“哦，黄龙墓，我不知道。”我谢过，心里却窃笑：“黄龙墓？大概是把繁体‘庞’字看错了。”问一老者，得到指点，并获知一消息：“前不久，中央一位大领导还来扫过墓。”后来推测，他可能是李维汉同志。

从湖南大学枫林村教工宿舍后山坡，沿游道上行约200米，便来到了黄爱、庞人铨的墓地。墓区占地130平方米，系岳麓山中型墓葬之一。墓塔呈菱花形，碑座以花岗岩琢石柱四角烘托，通高5米许，设计新颖，颇具匠心。墓塔东向嵌有汉白玉石墓碑，正书镌刻“黄爱、庞人铨烈士之墓”碑文。墓前围以石栏，墓后砌石墙护坡，南北向有石砌台阶导入。

那时候，中国刚刚挣脱思想禁锢，蒙在黄爱、庞人铨名上的“无政府主义首领”、“无政府主义者”的尘土还没有拂去，墓周没有介绍烈士生平的墓志铭。据说曾经有过，但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捣毁了。

抚墓瞻仰，留连环顾，忽然发现，背面的花岗石墓表上，有人用毛笔题写了一首七律诗。仔细辨认，看出诗的大致内容是：黄爱、庞人铨当年在陈独秀、李大钊的影响和毛泽东、何叔衡的帮助下创办湖南劳工会，他们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早牺牲的革命烈士，却被说成无政府主义者，实在冤枉，现在应当纠正过来。诗的后面署名“彤子”。

我心中一热，烈士仍然活在人们心中！

15 年后的一个夏日，我又一次来到墓地。

这时候，全国已开始实行每周 5 天工作制。

这时候，黄、庞墓前早已竖起了墓志铭。尽管庞人铨的出生年份和公葬时间有些不准确，但无政府主义者的灰尘是彻底拂去了。烈士英灵若有知，当在九泉之下含笑。

再找那首诗，已荡然无存，墓表上只有凝固的雨水痕迹。

然而，环顾四周，只见垃圾遍地，均是游人杰作。蚊蝇横飞，也证明墓地清扫不够，与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”的形象很不相称。

沿游道再向上，在“护法元勋”刘昆涛墓前遇一清扫女工，与她有一段对话：

“离这里不远的黄爱、庞人铨墓那么脏，大概很少打扫吧？”

“岳麓山有那么多墓，哪里顾得上来？何况他们又不是什么有名的人。像这个刘昆涛，也不过是个团长。要像黄兴、蔡锷那样的人，才会天天打扫。”

我愕然，又释然。

是啊！黄爱、庞人铨牺牲时的职务，按现时的级别标准，顶多能套个副厅级，何况他们在政治面貌上，还只是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哩！

游岳麓山，最吸引我的，是那掩映在葱茏树木中的一座座墓葬。

游墓葬，仿佛在读一部历史。黄兴墓、蔡锷墓、蒋翊武墓、刘道一墓、陈天华和姚宏业的合墓、禹之谟墓、焦达峰墓、陈作新墓、林修梅墓、刘昆涛墓……这些仁人志士的墓葬浓缩了一部辛亥革命史。在这里徜徉，人世的纷争，市侩的嘴脸，都显得那么渺小和猥琐。在这里留连，觉得个人的荣辱得失真是微不足道，灵魂就仿佛在圣水里浸泡着一般。

不知是巧合，还是当初有意安排，黄爱、庞人铨与这些辛亥革命志士同葬于岳麓山，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趋势，也反映了二烈士与这些辛亥革命志士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。

黄兴、蔡锷等人，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。黄爱、庞人铨则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，他们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阶段牺牲的烈士。

有趣的是，另一座合葬墓的墓主陈天华、姚宏业，其生平事迹与黄爱、庞人铨的生平事迹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陈天华于1905年12月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《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》而忧愤投身于日本大森海湾；姚宏业于1906年5月为民族振兴办学宏愿未遂蹈身黄浦，这年夏天，陈、姚两烈士遗体运抵长沙，隆重公葬于岳麓山麓山寺左后方。黄爱于1919年9月在请愿活动遭到镇压后，曾经组织“牺牲十人团”，也想用牺牲自己的办法来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。他和庞人铨同年出生，同校读书，同办劳工会，同

时被害，又同被公葬于岳麓山。

黄爱、庞人铨所处的时代，是动荡的时代，探索的时代。在那个时代，坐而论道，崇尚空谈，当一名有宣言而无行动的“卫生革命家”是一种活法；而勇于实践，不怕失败，在失败中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也是一种活法。

只要是探索中的事物，就必定幼稚，必定瑕瑜互见，甚至可能完全错误。然而要是不去探索，就永远没有成熟，没有完美，甚至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可言。

黄爱、庞人铨当年发动和领导的“纱厂公办运动”就是这样一种情况。

现在看来，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情况下，要求一个工厂外部既不受政府支配，又不受资本家垄断，内部实行“工人自己管理工厂”，所得利润全部用于办湖南人民的公益事业，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和行动。然而，在那个时代的氛围里，未来发展的趋势确实向人们昭示着这种可能性，而这种可能性又在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实行了。

但是，理想的实现并不意味着探索可以停止。

烈士当年向往的“工人自己管理工厂”在1949年实行以后，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，证明它并不是最佳的，也不应是唯一的选择。如今，包括原湖南第一纱厂在内的所有公有制企业，都面临着一

个改革的问题。

改革就是探索，改革需要探索。在改革的年代，你可以抨击现行企业制度中的种种弊端，你可以提方案，发议论，但不要忘了你首先需要有行动的勇气。行动有可能成功，也有可能失败，但要是没有行动，你就永远享受不到成功的欢乐，也永远无法从失败中汲取可贵的经验和教训。

发发牢骚，坐而论道，是最容易做到的，但也是有害的。中国自魏晋以来的清谈遗风，不知贻误了多少国事，从清朝洋务派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争论，到“文革”中的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的高论盛行，再到后来许许多多似曾相识的宏论，其结果莫不如此。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拉得够大了，国家和人民再也经不起空谈误国、坐失发展良机的折腾了！

1922年，正在德国留学的周恩来写过一首悼念黄爱、庞人铨的诗。诗中这几句，很能概括烈士的精神实质，今天读来仍具有警醒意义：

没有耕耘，
哪来收获？
没播革命的种子，
却盼共产花开！
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，
却不用血来染他，

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？

坐着谈，

何如起来行！

何 平

于 1995 年 5 月

目 录

序 言 “坐着谈，何如起来行！” ——在黄爱、庞人铨烈士墓前的沉思	1
从童年到少年.....	1
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前后	11
在“五四”运动的洪流中	20
创办湖南劳工会	40
宣传工人，教育工人	55
纱厂公办运动（上）	69
纱厂公办运动（下）	88
援助理发工人罢工和创办《劳工周刊》	104
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	119
为工人阶级事业献身	141
烈士身后的一些事情	161
附录一 黄爱、庞人铨年谱	169
附录二 一次探索改造社会道路的大胆尝试 ——论“纱厂公办运动”	182
后 记	200
参考书目	202

从童年到少年

湖南省湘潭县楠竹山附近，有一个地方叫做八仙棋（后来讹作八三岐），相传因很久以前有8个神仙在此对弈而得名。本世纪初隶属湘潭县清宁镇。

这里土地肥沃，景色宜人。两条低矮的丘陵山脉夹着一垄稻田，田垄中央有一条汴河，汇入涟水后直通湘江，是连接省城的水上通道。离汴河不远的山坡下，便是庞家大屋。屋前一方池塘，塘边几株柳树；屋后一座竹山。每年春天，几场春雨过后，竹笋便破土而出，裂箨而长。远远望去，新竹绿篁，庞家大屋的上空有如罩上一片碧绿色的云彩^①。

① 作者曾于1980年7月和1981年春节两次到庞人铨家乡采访、作客。庞人铨的女儿庞文工、儿子庞文会以及庞人铨的女儿庞文庄提供了很多情况。庞文工还于1982年5月到湖南安江纺织印染厂看望作者。作者就庞氏家族情况、烈士幼年以及烈士牺牲前后家中情况作过详细调查。这一节和后面章节的有关内容，均系作者调查得来。

1897年10月16日，农历丁酉年九月二十一日晚，庞家大屋又有一个婴儿呱呱坠地^①。

“三朝”那天，族中老人按照他的辈份，给他取名“人铨”；7岁头上，母亲给他加了一个字，叫“受淳”（或叫寿纯、受纯）；16岁的时候，他本人又把自己的姓——“庞”字拆开，起了个别号叫“龙厂”（厂，读 ān）。

早年，庞氏宗祠本在韶山冲附近，由于人丁兴旺，庞姓人逐渐向外迁移，数十年间便分布湘潭、湘乡等地。庞人铨有4位兄长，他最小。大哥人钦，字菊生，为嫡母所生，落第秀才，后靠给人教私塾为生；二哥人钧，字鼎勋、宝生，郎中；三哥人铭，字敏铨，教师；四哥人键，字震遐，别号重侠，共产党员，“马日事变”后牺牲。他们属于“人”字辈，因五行缺金，名字都带有“金”字偏旁。

和所有的儿童一样，庞人铨出生以后，会吃，会睡，会哭，“七坐八爬九长牙”，十个月头上咿呀学语。母亲的奶水不够，三嫂生产不久，孩子夭折，奶水饱满充足，他就毫不客气地尽情地享用。稍大一点，会顽皮，捣蛋。三嫂给他洗脚，他故意用小脚掌拍水，溅得三嫂身上水花点点。和同伴到外面疯跑，在地上打滚，弄得满身是泥。有一次到屋前的池塘边抓蜻蜓，“扑通”一声掉进水里，要不是旁边

① 重侠：《亡弟寿纯行状》。

有人救得快，早就淹死了。他母亲后来回忆起这次历险，不免哀伤地感叹：“受谄命里有灾星，终难逃脱。”话虽带有宿命色彩，却道出命运的不可抗违。

与一般孩子有所不同的是，庞人铨有一个知书识理的母亲，和一个充满温爱的家庭。

庞人铨的父亲庞树纲，在族中排行第七，人称“七十相公”，患有耳疾，性情迟钝，曾两次丧妻。母亲江氏是宁乡人，在娘家时读过私塾，18岁嫁给庞树纲做填房，生了4个儿子。

庞家祖先颇为殷富，后家道中落，到庞树纲手里只剩下60亩水田。这对于一个有十几口人吃饭的大家庭来说，不精心操持是难以维持富裕生活水平的。江氏过门以后，起早睡晚，开源节流，里里外外一把手，把这个家治理得井井有条。

江氏持家非常俭省，对孩子从不娇宠。但她和一般乡下富裕家庭常见的女人不同，攒钱不是为了买田地屋场，当守财奴。她俭省是为了给儿子们延师读书，重金礼聘当地最有名望和最有学问的老师，因此，庞人铨和他的4个哥哥都受过良好的教育。

幼年时期的庞人铨，一面在奶水、大米的哺育下长身体，一面在母亲、兄长的教导下长知识。哥哥们在闲暇时教他认字，读书，诵读诗文。人铨也学着兄长的样子，摇头晃脑，高声吟哦：

昨日入城市，
归来泪满襟。
遍身罗绮者，
不是养蚕人……

云对雨，
雪对风，
晚照对晴空。
来鸿对去燕，
宿鸟对鸣虫……

母亲教他描红，临帖，念古诗给他当催眠曲。“虽爱之甚笃，而教责甚严。”^①母亲病了，人铨就躲懒了；母亲知道后气得眼泪直流，不肯吃药；人铨吓坏了，抱着母亲哭，认错，从此再也不敢偷懒。有时母亲遇上不高兴的事情，聪明乖巧的人铨就想着法子逗母亲开心，直到母亲脸上露出笑容。

江氏一生勤劳。人铨5岁的时候，庞树纲患病死去，生活的担子落在她一人身上，但她毫无惧色。每天五更起床，晚上纺纱到深夜。在她的带动下，儿子、媳妇没有一个怠惰的。

江氏为人正直，思想开通，经常教导儿子要忧国忧民，给他们讲屈原、岳飞、文天祥、杨家将等

① 重侠：《亡弟寿纯行状》。

爱国英雄的故事。

所有这些，对庞人铨思想性格的形成，对他日后的生活道路，都有很大影响。他后来写过一篇《我之家庭》的文章，“以真挚的笔，写母子的爱，令读者有最深沉的感觉”^①。他从事工人运动时，曾打算编选一本反映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疾苦的诗歌集子，前面这首描写蚕妇的古诗就是准备入选的一首。

庞人铨稍大一点，母亲就令他跟哥哥一道去跟私塾先生念书。私塾一般只注重寻章摘句，从小活泼惯了的庞人铨很不习惯这种读书生活。

庞人铨出生前后，正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变法的高潮。谭嗣同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，废科举，办新学，办时务学堂，办南学会，办《湘报》，一时间轰轰烈烈，如火如荼。湘潭靠近省城，得风气之先。庞人铨的几个哥哥与族中人商量办族学，由他们担任教师，按照西方的教学内容设立课程。

1904年，庞人铨满7岁，到了进学校读书的年龄。这时候各地的私塾已基本失宠，代之而起的是各种近代的新学堂。庞人铨就在云田寺附近的庞氏族校上学。

由于启蒙早，天资聪颖，加上学习用功，不到

^① 翦去病：《黄、庞事略》，写于1922年4月20日，原载《明日》第2、3期，黄、庞周年纪念号，1923年1月17~18日出版。